

影

第三辑

春秋事



影 事 春 秋

(第三辑)

肖潮 杨同 吕任 于河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影事春秋

(第三辑)

肖潮 杨同 吕任 于河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115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书号 10099·1534 定价 0.44 元

目 录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导演	
——介绍电影导演王滨	于 河 (1)
深切的怀念	
——记电影导演刘国权	杨 同 (8)
永葆艺术青春	
——记电影导演王家乙	杨 同 (15)
他依然是战士	
——记电影导演苏里	肖 潮 (29)
战士的本色	
——介绍电影导演林农	于 河 (36)
从剧坛到影坛	
——记电影导演严恭	肖 潮 (44)
不寻常的经历	
——记电影导演朱文顺	吕 任 (51)
不倦的探索者	
——记电影导演于彦夫	肖 潮 (60)
妙手回春传佳话	
——记电影导演赵心水	吕 任 (67)
勤奋刻苦、勇于创新的人	
——记电影导演常彦	于 河 (77)
从小演员到导演	
——访电影导演孙羽	吕 任 (84)

坎坷不平的银幕生活

——记电影演员韩兰根 杨 同 (91)

明星几时耀新彩

——记电影演员庞学勤 肖 潮 (102)

宝剑锋自磨砺

——介绍电影演员浦克 杨 同 (111)

从工人到著名电影演员

——记电影演员郭振清 杨 同 (120)

朴素·自然·真切·含蓄

——记电影演员梁音 于 河 (131)

峰峦，是没有尽头的……

——记电影演员达奇 肖 潮 (138)

独特的艺术追求

——介绍电影演员崔超明 杨 同 (145)

专演坏人的李颉

——于 河 (153)

著名的配角

——访电影演员贺汝瑜 吕 任 (159)

小鹰，在翱翔……

——记青年电影演员宋晓英 肖 潮 (164)

艺海无涯苦作舟

——记青年电影演员姜黎黎 于 河 (169)

他成功的秘诀

——访青年电影演员宫喜斌 吕 任 (176)

后 记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导演

——介绍电影导演王滨

于 河



王 滨

一九四八年冬季的一天，一支身着灰布棉军装，佩戴“东北民主联军”臂章的小分队来到哈尔滨道里三十六棚铁路工厂。带队的是个身材魁梧、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工人们热情地围上来，一打听，才知道这支队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到铁路工厂拍电影来了。带队的那个青年人，是这个摄制组的导演，名字叫王滨。

当时，工人们并不知道，这个摄制组拍摄的影片，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桥》。

摄制组在厂房里搭起地铺，几十个人住在一起。王滨和几个主要创作人员把院子里的一节破车厢打扫出来，白天当作办公室，夜里就睡在里面。刚一安顿停当，王滨就带着大家到车间里干起活来。他们拜工人为师，边跟班劳动，边把

剧本一段一段地读给工人们听，请他们指点。

拍摄工作是极其艰苦的。当时使用的是一台老掉牙的法国摄影机，连取景框都没有。摄影师一边通过镜头看画面，一边还得用手摇马达。演员都是第一次拍电影，在摄影机前一站，往往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王滨充分发挥了作为导演的组织才能，使全组同志团结得象一个人，互相帮助，互相关怀，工作始终热气腾腾，充满生气。一个月后，外景全部拍完，摄制组回到长春拍内景。当时，厂房被敌人破坏得残破不堪，摄影棚只剩下几根破架子，院内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四周还有敌人逃跑前埋下的地雷。环境虽然险峻艰苦，但是为新中国拍摄好第一部故事片的雄心壮志给王滨和全组人员带来了勇气。他们利用简陋的设备，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胜利完成了这部影片的摄制工作。

影片送到北京，周总理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看后都非常高兴。总理同王滨和主要演员王家乙、陈强、张平等一一握手，兴奋地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这时，王滨和同志们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和幸福之中。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桥》正式上映，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这部影片，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做为主角登上银幕，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王滨，做为这部电影的导演，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滨，原名叫王绍杰，一九一四年生于山东省昌邑县。青年时代，非常喜爱电影。十六岁时，父亲让他到北平求学，准备考大学，但他却考入了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北平设

立的演员养成所。经过短期训练，他在“联华”北平分厂摄制的唯一的一部影片《故宫新怨》中担任了主角，从此进入电影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分厂停办，他同一些演员到上海，在“联华”一厂做了短时期的剧务工作，不久就失业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在上海流浪，生活十分艰难，靠着田方、于敏等一些朋友的资助渡日。流浪和潦倒的生活，使他接触到上海的底层人民，亲眼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倾向革命，赞同党领导下的左翼进步文化运动。当时，有些反动文人企图拉拢他，但他宁肯流浪街头，也不与之同流合污，却与宋之的、于伶等左翼进步文艺工作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一九三四年，他被天一影片公司聘请为编剧。这时的“天一”，慑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力和白色恐怖，制片方针消极落后，拍摄的影片内容陈腐，艺术拙劣，绝大多数都是宣扬封建思想或低级趣味的。王滨到“天一”后，一反“天一”的制片方针，自编自导了具有鲜明进步思想的影片《海葬》。这部影片，描写的故事是：沿海一个渔村里，许多下海捕鱼的渔民被海水所吞没。在一次大风浪里，青年渔民虎子、大毛、二毛侥幸死里逃生，而他们的同伴大山却葬身鱼腹。寡居的大山嫂不得不靠到鱼行里捡鱼过活。虎子、大毛、二毛又出海捕鱼，在飓风下，许多渔民遭到淹没，虎子他们的船被巨浪打折了舵，漂到一个荒岛上。在岛上，大毛死去了，

二毛也奄奄一息。但这时在岸上，鱼行的账房先生却正在调戏虎子的姐姐。虎子回来后，愤怒地打死了账房先生，自己也被关进牢狱。在这部影片中，王滨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黑暗社会下穷苦渔民的灾难重重的生活，沉痛地控诉了旧社会吃人的罪恶。虽然影片艺术上不是很成熟，表现手法上存在比较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但在“天一”那种环境下，王滨能拍摄出这样一部影片，是很可贵的，因此受到左翼电影工作者的重视和赞扬，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这一时期，他还编写了《母亲》（由文逸民导演）、《重归》（由高梨痕导演）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剧本。

由于“天一”坚持落后的制片方针，声名日趋狼藉，因此许多进步电影工作者纷纷离开。王滨也在一九三六年初离开了“天一”，随宋之的、田方、兰马、王莘等一起到太原，加入西北影业公司。由于经济拮据，开展工作困难，他又回到上海。第二年，抗战爆发，他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决心投身革命。他从上海辗转来到武汉，于一九三八年 初到了延安，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大学习期间，组织上因他和田方在上海当过演员，熟悉文艺工作，便抽调他俩创办抗大文工团。抗大文工团成立时间不太长，演出了一些小型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一九三九年冬，王滨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任副团长和戏剧系教员。当时的延安，由于环境比较安定，剧团排演了大型话剧《日出》，由王滨担任导演。《日出》演出很成功，王滨在角色处理、人物刻划、场面调度、服装布景等方

面，都显示了组织才能和艺术才华。接着，他又担任了大型话剧《带枪的人》的导演（与水华合作），获得很大成功。在延安演出的几部大戏，虽然内容是好的，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但在当时艰苦的抗日环境下，把精力用在演大戏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在延安整风以后，演大戏就停止了。

延安整风以后，王滨思想更加成熟。他积极参加边区大生产运动，是开荒种地的一把好手。他积极参加大秧歌活动，并和一些文艺工作者共同参加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演出和导演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离开延安到山东解放区，任山东军区文化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七年，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导演。

在东影，他在成功地导演了《桥》以后，又与水华合作，联合导演了故事片《白毛女》。这部电影，通过喜儿和杨白劳的痛苦遭遇，典型而



《白毛女》剧照

深刻地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沉重压迫，塑造了喜儿这个受尽折磨而又顽强不屈反抗封建势力的英雄典型。影片上映后，受到全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它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拨动了亿万人民的心弦，激起了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无比愤怒和仇恨，为喜儿的翻身解放而欢欣喜悦。三十年来，这部影片历演不衰，是发行拷贝数量最大、观众人次最多的影片之一。一九五一年，《白毛女》参加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得特别荣誉奖。一九五七年，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五年国产优秀影片奖一等奖。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山本萨夫称赞这部影片是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得最好的一部影片。

一九五五年，他与汤晓丹联合导演了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炮艇大队在解放蒋匪占据的某岛屿之前，英勇机智地完成侦察敌岛火力配备任务的《怒海轻骑》。一九五八年，他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导演了他的最后一部影片——神话故事片《画中人》。

王滨是位创作态度十分严肃的导演。他每次拿到剧本，总是先考虑如何加强其思想内容，苦苦探索艺术表现手法。对于每一个人物的塑造，每一个场面的调度，每一个生活细节，直至每一件微小的道具，他都要想出几个乃至十几个方案，常常使自己陷于艺术的苦思中，为了考虑决定哪一个方案更好而坐卧不安，甚至夜不成眠。他常说：“创作对于我，真是个非常痛苦的东西。”正因为他有这样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才使他导演的每一部影片，都以严谨、精确，经得起

各种推敲而见长。

王滨在创作中，十分注意影片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力求符合亿万中国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例如在《白毛女》的创作中，他采取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结构方法，以主人公喜儿为中心，依循她的经历叙述故事，虽然情节纷纭，迭宕曲折，但脉络却清晰顺畅，观众自始至终随着喜儿的命运或悲或喜，或哀或乐。在人物塑造上，他注意揭示中国农村各种人物所特有的性格特点。如对喜儿，通过她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忠贞、对地主的仇恨、对压迫的反抗、对未来的憧憬，鲜明准确地表现了一个中国普通农村少女所具有的纯洁天真、勤劳朴实、坚强刚毅、疾恶如仇的性格特点。在镜头运用上，他大量采用平稳朴实的运动镜头，基本上不采用比较强烈的分切跳跃镜头。其他在服装、道具、布景以及音乐上，他都严格注意生活的真实，使影片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观众感到十分熟悉和亲切。

王滨一直努力探索电影如何表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和特色，在《白毛女》和《画中人》等影片中都做了尝试。他曾为自己安排了一个长远的创作规划，决心从实践中创立电影的民族风格。可惜，他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在他创作精力旺盛、孜孜不倦地进行艺术探索的时候，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一九六〇年一月，他病逝于长春，终年只有四十六岁。

深切的怀念

——记电影导演刘国权

杨 同



刘国权

当我们在银幕上重新看到电影《黄河飞渡》和《女跳水队员》的时候，又勾起我们对著名电影导演刘国权同志的深切怀念。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电影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被诬蔑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产物。因而，刘国权也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黑线人物”等，罗织种种罪名加以迫害。

使他在精神上遭受到极大摧残，不幸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刘国权是具有多年电影艺术实践经验的艺术家。近四十年来，他耿耿忠心，为人民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

回顾刘国权的艺术生活，可以看出，他从事电影导演工

作是经历了一番磨练过程的。

他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父亲是个医生，他从小受到比较好的家庭教育。一九三一年毕业于沈阳南满中学，成绩优秀，日语基础尤为突出。“九一八”事变的动乱，他辍学在家，思想苦闷，看了一些文学书笈，便对文学艺术产生兴趣。对当医生比较冷漠。他父亲只好让他在呼伦县公署当雇员。黑暗的社会现实，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使他深受触动，“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自尊，激起他抗日爱国热情，曾先后在抗日军事后援会和抗日护路军司令部从事抗日宣传、慰军和翻译工作。后因战势失利，随军退却到苏联西伯利亚。回国后遣散到上海自谋生计。上海剧社很多，开阔了他的眼界。尤其看了一些电影以后，很倾慕电影演员生活。于是考入“沪光影剧演员学校”学习，参加过业余话剧演出活动。在《艺术家的本色》中演画家。还在应云卫编导的《怒吼吧中国》中任临时演员。使他对戏剧产生浓厚兴趣。但这种生活并未长久。当他父亲知道他在上海干起了演员这种行当，十分生气。在旧社会，“王八戏子吹鼓手”，当演员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因此，他父亲连连发信，严厉警告他必须“改邪归正”，“知过反悔”，同时，也断绝了刘国权的经济来源，加之，他没固定职业，生活十分清苦。无奈，只好暂时舍弃了他已开始熟悉并热爱的文艺生活。回到东北家乡屈首听命。后来，经他父亲托人，给他在海拉尔市政筹备处任秘书兼做日文翻译。在此期间里，他曾利用自己的合法身分，为苏联红军地下情报组织收集日军有关情报。不久，被

做为嫌疑分子而入狱。后来，因没查出罪证而被假释。又经他父亲托人介绍，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从海拉尔来到长春，进入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伪满映”）。从此，便开始了他原来所向往的电影艺术生活。

那时的“伪满映”，尽管招收了几批电影演员进厂，但在一些主要艺术和技术部门里日本人仍占多数。因刘国权在上海“沪光影剧演员学校”学习过，对电影有所熟悉，加以又懂日语，便让他给日本导演做翻译兼任助理导演，使他对电影导演逐渐熟悉起来。先与日本导演山内英三拍摄《铁汉》、《雨暴花残》。四二年开始与日本导演翌井合拍一部《黑痣美人》。表现出他的导演艺术才能，有了点名气。四三年，他便单独导演拍摄了《碧血艳影》。又自编自导了影片《十万元》。还翻译了法国剧本《无枷杆牢狱》。这些艺术实践，使他的电影导演艺术又有所造就。

这期间，抗日斗争如火如荼。日本帝国主义垂死挣扎。也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一九四三年颁布了“思想矫正法”。当时，还没被解除假释身分的刘国权，预感到有重新被逮捕的危险，便决心脱离“伪满映”，设法携家眷逃到山东济南市，改名刘浩然。同年十一月，他参加了“大陆剧团”，参加排演了舞台剧《秋海棠》、《雷雨》、《水仙花》、《四姊妹》、《原野》等。四四年，他到北京参加华北电影公司，导演拍摄了反封建题材影片《梦难成》。接着改编《骆驼祥子》，后因故未拍成电影。四六年入“中电三厂”曾导演拍摄了《白山黑水血溅红》、《花落水流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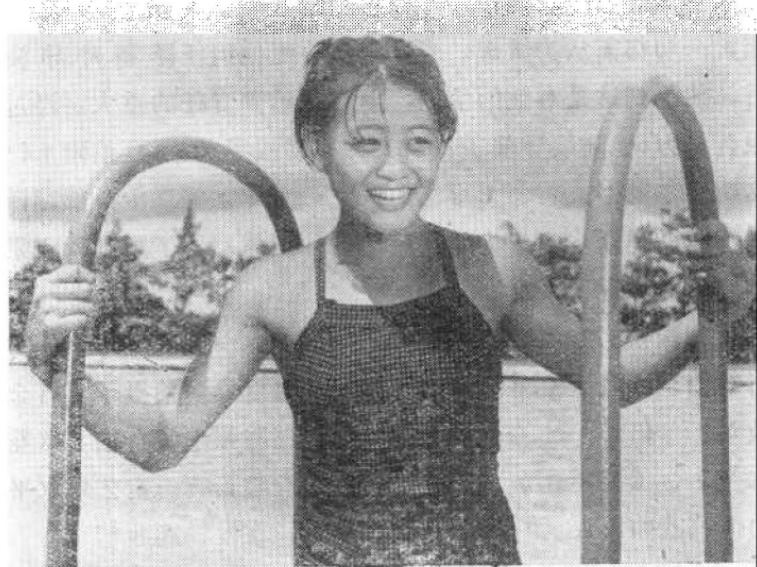
和《大江东去》等影片。

一九四九年三月北京解放。从黑暗中盼到了光明。那天晚上他兴奋得一夜未眠。回想起旧社会的文艺生活，使他感到懊丧、辛酸……。而今使他振奋，充满着希望。党的关怀使他感到温暖，他积极要求重返故土，投身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恢复和建设。同年十月，他的愿望实现了。当他回到阔别了六年的电影厂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这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党派来的一批批文艺工作者使这里充满了生气和力量。新中国电影事业正在兴起。《桥》、《回到自己队伍来》、《光芒万丈》、《中华女儿》等一批故事片陆续拍摄出来。新的电影生活，激发他为电影事业努力做出贡献的极大热情。当时，翻译片工作也刚刚开始，人员少，设备差，一切都需从头做起。当党组织分配他担任译制片导演后，他感到这是对他的信任，同时也感到责任的重大。经过艰苦努力，他陆续导演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夏伯阳》、《斯维尔德洛夫》、《难忘的一九一九年》等二十一部翻译片，深受观众欢迎。为建国后译制片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材。

刘国权对戏曲也有较深的艺术修养。一九五五年，他进行戏曲艺术搬上银幕的尝试与探索。先后导演拍摄了《打金枝》、《借年》、《李二嫂改嫁》。还与张辛实合拍了《花木兰》、《关不住》、《火焰驹》等一批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传统戏曲影片。在拍摄这些影片时，在发扬戏曲艺术富有人性的前提下，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在唱腔

设计、场景安排、人物出场、节奏气氛、表演程式等方面保留了戏曲传统手法。还运用电影艺术技巧，牢牢抓住人物性格特征，刻意追求表现形式的清新、淡雅。使戏曲的歌、舞、剧得到完美统一，又使戏曲艺术电影化。因而赋予了影片鲜明的民族特点，为挖掘祖国戏曲艺术遗产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刘国权的电影艺术造诣还表现在他拍摄的几部令人赏目一新的故事片。从一九五九年起，他先后拍摄了《黄河飞渡》、《涧水东流》、《女跳水队员》、《青松岭》。这些影片也都普遍受到赞誉和好评。《黄河飞渡》是他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在这个影片里，通过黄河流域人民，为改变家



《女跳水队员》剧照